



愛情們

王春□著

Love them



陝西出版集團
太白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们 / 王春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680-929-7

I. ①爱…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2415号

爱情们

作 者	王 春
责任编辑	韩霁虹 党静媛
整体设计	周 凯 郑 华
插 图	王 春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00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29-7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平凹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积极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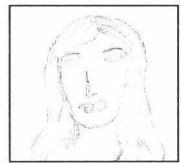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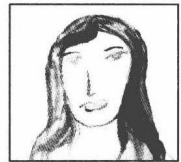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对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镇”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天下没有完美而顾全的方式。只有最适宜的最正确的。
那么现在应该是吧。司朴这样认为。



有关阿易的信息有时候是那么弱，仅仅一个声音传来，声音里陌生就很多，这种陌生是怎样产生的？认识这么久了，这么亲密了。可是陌生是扎扎实实在心里的，尤其是通过电话传递的声音，似乎那个人有点不真实的意思，全部的形状就是依靠在小小的握在手里的电话上，凉凉的，而不是穿透电话而来的一个人扑面的温度，这令人懊恼，感觉明明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明明是做了很多有温度的事情，反倒有时候在彼此的时空间很难嫁接上该有的渠道呢？在一起的时光像是一个个独立的盒子，不去打开盒子的时候，有一点虚幻的迹象。司朴本来前一秒的快乐情绪还在，接电话时的“喂”还是孩子气的可爱。突然在三句话后就控制不住这种莫名懊恼的情绪，或者是不是有点委屈的成分，或者甚至是自己太懂事，懂事的东西紧紧地捆着人的自然情绪，于是，过犹不及了。

心里这么多，其实语言上什么也没有表露，阿易在那边还笑。可是心里很多层次，在一瞬间颠覆。原因是什么呢，她也搞不清楚，她的日子有点唐荒，虽然不说，但每天等他的电话，担心自己如果安排了什么事情，会不会耽误和阿易的约会。他很忙，所以司朴一直处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很少主动提议约会，都是等阿易闲下来给她电话。阿易因此也曾经怪嗔过她，说，你啊，



主动性不够。那时候司朴还假装不假装地生气，说你真没良心，我不是一味替你考虑，让你掌握着主动权。难道你要我但凡想你就给你打电话就约你，那样是觉得很热烈，热烈是有杀伤力的，不是不想打乱你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嘛。阿易看她认真嘟嘟，笑了说，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啊，司朴心里说。我在心里杀伤自己，你知道不。直到见面才能痊愈。你也许很少遇到这么冷静的女人哦。呵呵，大家都不好再说什么，再说下去显得做作。他们都是成年人，讨论感情的方式方法孰对孰错显得就是很做作。

因为前两天病了，阿易去了外地，电话说水土不服，腹泻。她就没有告诉他她也病了，非常关切地让他一定去买“藿香正气胶囊”，告诉他这个药对于换水土引起的不适最有效。然后紧接着的两天，比平常密集地发了信息给他，问候并担忧着。

回来也没有见。阿易在外地的时候，那个晚上，司朴发了晚安的信息后，在后面还加了一句：真想过去陪你。

这句话带着强烈的冲动丝微的想象夜半的暧昧进入夜空进入司朴的睡意，司朴一般不发这样的东西，她习惯于更隐讳的表达。忘了这个信息过去，阿易有没有给她答复，好像就真的是进入夜空了。回复不回复都没有关系，热情洋溢地回过来，那是孩子的恋爱游戏。司朴不在意这个，在意自己的瞬时感觉。

回来后也一直没见。回来后电话里她才说自己的身体，他很关心，提了一些建议，然后说：在忙，有空了就给你打。

司朴很乖地挂了电话，她很奇怪，她在他面前有“乖”的感觉，这种感觉让她很舒服，她是痴迷一个在气场上能罩住她的人，让她有小女人的感觉，她一直缺少这个，让她在这个人身旁，大脑和四肢就变傻和变笨，这是不是女人的理想之一，是不是一种庸俗的理想，但往往庸俗里有贴心贴肺的幸福。

她于是就很乖地等他再来电话。

那个电话是在前天的早晨，那天下午晚上一直没有音信，第二天有一个信息，说在忙。然后就是今天这个让司朴突然心中难过的电话。

他在那边说：我看看吧，这两天见一下。

司朴就突然感觉难过，本来就该见了，还说看看。司朴声音中还是没有情绪上的线索的，轻松地说：你先忙吧，忙完再说。

那边：明天中午吧，你身体不舒服，我带你吃好吃的去。

他记着自己的不舒服，但怎么说着像说公事似的，一件安顿在他所有事情中的一件，只不过这一件显得私人一点。之前和之后一样干脆利落，没有拖泥带水的东西。是啊，我要怎样呢，这不是我要达到的吗，何必又心不甘。

明天再看，说不定你会有别的事情，反正实在没什么事了，我是排在最后。我要打你了啊。他欢快地说。

司朴也奇怪自己怎么说出上面的话。她一向是一个理解别人而且从来都不在别人面前泛滥自己都看不上的那些低级情绪的人啊。

阿易也是因为她的很多与众不同才慢慢和她有了相爱的心思。阿易说，你这样的人，很难见到。

司朴很快挂了电话，挂的时候那边阿易说再见的声音还没有结束。司朴想更糟糕了，自己怎么这样。可是那个手指超乎理智的控制，果断地按断了电话。然后怔怔地坐在沙发上发愣，太不应该了，难道我在怪他吗？我有什么理由怪他呢。自己是想见了没有见到有点恼怒呢，还是什么东西在瘙痒着神经质的自尊，这个自尊关乎独立和有效控制，这两点都有点零乱了。

司朴想也许是时间久了，自己总是在想念的时候见不到他，还要一直表示理解，泛起的冲动自己悄悄消化，然后他有空了，自己立刻应约。情绪和行为一直在交错纠缠，背后是自己一个人傻兮兮地和自我内心的教育和斗争。这些说出来显得不纯正，既然这样就这样吧，既然感觉不对，就大刀阔斧地修正呗。踩在摇摇晃晃的吊桥上，算怎么回事！可是司朴就是这样一个人，她



没办法和那些明朗简单的女人一样，获取明朗简单的方式。她过于站在别人的角度理解和支持，其实自己也不是那么的刀枪不入啊。往往在自觉的概念上已经达到，所以行为疲疲沓沓跟着走，总是会闹意见的嘛，慢慢脚步才能够坚决和发自内心。

但自己从一开始就是知道这些的，而且阿易并没有明说什么，自己就自然调整成这样一种状态，当然一直大家都觉得舒适，阿易自然更是满意的。因为阿易的满意态度，像一面镜子折射着司朴的方式，司朴一直是要一种凌驾于世俗之上的情感方式的，这样很好。司朴从不多语，暗暗地有一种沉静，阿易既没有负担，又享受着快乐的相爱。司朴也觉得自己很快乐，又有一种快丢了的激情。激情对于司朴来说太重要了，司朴只要这个。

但今天怎么回事呢，她不知道是自己不能免俗地带着情绪，还是太要求完美，也许阿易根本就没有觉察，但他说话的方式今天怎么让她听着都觉得不适，最后他约明天的时候，要她确定，说：关键是关系到我明天中午的安排。那么就是说司朴如果还推三阻四不能确定，可别耽误了什么吧。如果你有空我们就定下来约，如果你没空我要早点安排别的。司朴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是他日程表里和别的东西区别不大的一个安排，都占用着时间，如果不行，立刻有别的顶上来。这样的安排让司朴感受不到男女之爱在这些之上的差别，本应该完全特别出来的。

司朴的情绪下滑，就听着很沮丧。一直绷得很合适的神经今天为什么垮塌。司朴最近正是微微觉到他们之间有关约会的程式化，似乎有意识在每隔一个恰当的长度后就约一下，然后肯定下来几天是不见的。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了刻意。

见面当然是快乐的，要搂着，互相审视凝视一番，然后脱衣沐浴，上床缠绵。然后一人点一根烟，靠在床头，随意说说话，交流近日的所见所闻。时间充裕了，就睡一会儿，时间少了，大家就留恋一会儿，起身走掉。

司朴已经觉到一点微小的躲避，也许阿易也一样。他不再是说：见一下！而是说：见不见？

也许是强大的惯性轨道仍旧推着他们，谁都没法说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怎么就把当初改变了呢？他说：见不见？他把问题抛给她，她怎么来整理呢。今天司朴怎么想都是伤感的，所以她决定，明天，阿易打电话来，她要轻描淡写地说：有事，就不见了。

打开电脑，直奔邮箱。这里是自己和阿易说话的一个秘密地方，任何时候想说话，就来，或者是见面时不能应景的正式的什么语言，就放在这里。发出去，心里就舒适很多，像每天完成一件必需的事情，就像一个想吃的水果，咽下去，就舒服了。

阿易会隔几日看看，有时候说起，说真好。有时候也没什么说的，但司朴知道他是喜爱她这些话的，是他在休息时，点上一根烟，独自一个人的优美时光，有一点幸福，有一点柔情，有一点心酸，还有一点私密的快乐。人对于隐秘的需要可能也是本质的吧，只属于自己，任何人不需要知道，但面对人群的时候，自然有一种淡淡的不一样的情绪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平凡的景象。

有一段时间没发信件，他打开时一定会有一点失落，虽然表露这个有点小儿科，但司朴知道。

司朴一方面是抒泄自己的感情，人总要有一个出口，不然不能随心所欲见面，总是有时刻熬不过去，写一段字，很奇怪，就容易平静。司朴也想让阿易打开信箱时看到新邮件那里有她活泼的名字，他叫她傻丫头。

这是在大家走到肌肤相亲之后不久，阿易搂着她，一个男人刚刚感受完年轻女人湿润芬芳的情欲，触电的感觉还袅腾在拥抱中，司朴不说话，脸上有点粉色的光芒，在暗暗的光线中闪烁着，大大的眼睛抬起来看着阿易，阿易低头捏了捏她的脸，说：傻丫头。然后又说：我以后就这么叫你。司朴悄悄笑了笑，很开心于这个称呼，这是一个男人疼爱一个女人时自然会想到的称呼，而且，司朴知道，她虽然已经30岁过了，但青春的气息一直没有离开，很多人都以为她大学毕业没几年。



信箱里发件人不是只写“傻丫头”，司朴会因为彼时彼境加上前缀或者后缀，诸如：唯一之傻丫头、半夜的傻丫头、又是一个半夜的傻丫头、最傻丫头、傻丫头说早安等等。题目是新鲜的不一样的，内容却基本是模糊的不具体的，都是喃喃于一种想念中的回忆和咀嚼。

司朴打开写信的文本框，发了会儿愣，却不知写什么，不想把不好的情绪写过去，司朴很在意自己的处理方式和水平，与其说是想在阿易的面前展示出较好的东西，应该是自己更在意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司朴是一个克服不了完美主义倾向的人。

就不写了，随便打开发件箱的一封，题目“傻丫头沉陷”，写着：

处在感情中的人，很容易慌乱。我是努力克服自己作为女人的弱性。有时候一天不听到声音，似乎今天很重要的一个节奏没有响过，有点寂静，有回音，就开始担忧。其实我知道你很忙，我也劝你不要惯我一个规律的习惯，似乎总要每天牵挂的一个具体事。你该忙就忙，该搁置就搁置，我能理解。只是你一定是平安的很好的顺利的，就好。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在这里喋喋不休，挺没劲的。日子很多内容，在你，工作和事业是大的比重，家庭和孩子是大的比重，我呢，也是一块比重。女人，很容易盲目上升，起码日子里无法排除所爱男子的影响，这真是挺不一样的。我因为心中使着很大的定力，所以有点怀疑，在为什么东西使劲？胡言乱语，都是给你换脑子，看着玩玩，千万别当真，真的假不了。

司朴一看时间，是两个星期前的信，好像是有两天时间没有联系，司朴有点心慌。写了这段，现在看来，司朴觉得自己一直是在充分体贴阿易的，害怕由于自己的原因让他心生不安。即便自己偶尔有点波动，也是尽快调整好自己。是啊，在为什么东西使劲？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状态，为一个生活中还能出现的爱情，还是为一个什么？总之，司朴使着很大的心力。这心力犹如一块浓厚有力度的云，架着她。

其实司朴是真正排除着有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的东西，她是从意识上就不在意

阿易的家庭，也不是因为自己也有家庭的原因，在司朴的心里，阿易和她的感情就是感情，和其余都没什么关系，不会受到影响也不愿影响其余。只不过就是在平常相处的方式上要有一些忌讳和技术，彼此之间真是在很好地尊重着彼此的生活。

这不是刻意，是真心的。阿易在初期，迟迟没有往深处走，司朴当时以为他要的就是这种有距离的感觉，后来发现其实也是在观察和了解她，后来终于发现司朴的与众不同，他说：这也是一种素养。对于现在的女人，能理解到这样的程度，太难了。

司朴想，和自己交往，阿易觉得安全。是啊，对于一个中年的，事业有成就的，孩子已经眼看要成人的，这个中年人又有着很深的责任心，前途广阔，他唯一缺的，就是一份激情。这是在家庭中早已消失殆尽的。而另一方面，他一定目睹了周边很多溃堤的事件，生活秩序乱得追悔莫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方面，甚至是如果不行，要保证的首先是现状，不能因为一个感情，毁了多年的建设，而且，这份感情迟早要消失的，两败俱伤是最蠢的事。在司朴这一方，也是不会有更深一步的想法的，她只是爱他，在自己的心里留着一份随时能跌宕的感情。

她曾经给他写过一段话，是为了安慰他，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是特别希望你永远都是一个拥有幸福婚姻和家庭的人，我也永远会爱这样一个心底踏实，并极有责任感的男人。男人这样会安静，会安心。有时候想婚姻走过来是很有勇气和定力的一件事，要冲破激情期，冲破烦躁期，冲破很多平凡，很多琐碎，很多困难，很多开心，到今天，都能获得安宁，彼此习惯，没有硬结。不用表演，不用多说，宽容，放松，默契。虽然婚姻必定损失感觉，但婚姻的感觉却是要日积月累才能拥有的。也许有这个基础，自己的激情才可能成为激情。很多东西不能用错对来衡量，我是关注真实的人性。智慧地想问题，是愉快的开放的事。假设我要和你再来一遍恋爱婚姻的过程，说实话，我肯定胆怯。一个是累，一个是那是要时间的，我不想花费时间添

上很多别的过程。我只想关爱你，远远站在你身边，需要时我就来了。这也是责任，我需要你一生在我心中的热烈感，这是你的责任。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好吗。

这些就是阿易和司朴之间脱俗的方式。

相爱以来，司朴都是愉快和自持的，最近突然的情绪也没有什么具体原因，开始计较一些语言的细节和背后的含义，实际上是司朴在暗地里和目前的胶着状态自然抵制。是不是自己太多虑，自己也想像个简单快乐的孩子，神经粗大，没心没肺，她也讨厌内心灰头灰脸的女人。

所以司朴想明天不见了，害怕自己把短暂的见面时间搞糟了。这样的時候只有一次，在几个月前，有一天那么想念，知道忙，司朴是从来不主动要求见面的，不想打乱阿易的生活和工作秩序。出门，路过一家音像店，进去挑几盘电影。小店在放许巍的《蓝莲花》：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 如此的清澈高远 / 盛开着永不凋零 / 蓝莲花

许巍的歌的曲调在表达一种不可逃避的生活中接受又清冷的态度是无与伦比的，并且不辩解不张扬，很内心的自我承认。司朴的心猛然被揪住，疼痛酸楚的感觉涌着，眼睛模糊着看不清眼前的花花绿绿的放碟的架子。这时候正好阿易打电话来，这个电话刚好赶上她的心口波澜，本来也许可以慢慢自我退潮，但一听到他的声音波澜演变成了巨浪，司朴的声音一下子就哽噎了。阿易听出来不对，问：怎么了，没事吧？司朴忍着说：没事，没事。阿易问她在干什么，她说买碟。赶紧匆匆挂了，害怕当众哭起来。

这是司朴第一次失控。她什么也没买，站在路边，沮丧加挫败感，心里像荒野，空空的过着风。就伸手拦车，心里想着去找温小暖。小暖在华丽社区有一套房子，是她那赵建设买来做他们的小窝的。司朴从来没有去过，那俩人的甜蜜生活，自己怎么好意思打扰呢。也就是经常从楼下经过时，打个电话骚扰。

电话又响了，阿易的。阿易说：小朴，我在那个音像店外。他知道自己经常